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[明] 智旭撰 楊之峰點校



閱藏知津

上

中華書局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閱藏知津  
上

〔明〕智旭  
楊之峰  
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閱藏知津/(明)智旭撰;楊之峰點校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5.3

(中國佛教典籍選刊)

ISBN 978-7-101-10732-6

I.閱… II.①智…②楊… III.大藏經-圖書目錄  
IV.Z88;B94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25654 號

責任編輯:朱立峰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**閱藏知津**

(全二冊)

[明]智旭撰

楊之峰點校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2%印張·4 插頁·570 千字

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98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10732-6

# 前言

閱藏知津四十四卷，總目四卷，是明末清初高僧智旭所撰的一部大藏經解題目錄，共收錄佛典一千七百二十五部，其中有南藏目錄所錄的一千六百一十部，北藏目錄所錄的一千六百一十五部，標注「南〔缺〕」的九部，標注「北〔缺〕」的七部，兩藏「俱〔缺〕」的六部，未標函號的四部，「萬曆續入藏」的三十六部，還有「應收入此土撰述」四十五部。

## 一、智旭生平簡介

智旭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五）與雲棲株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合稱明末四大高僧。俗姓鍾，名際可，又名聲，字振之。出家前曾用大朗優婆塞、釋大朗、際明禪師等名，出家後法號智旭，字滿益，又字素華，晚年自號八道人。先世汴梁人，南渡後居江蘇古吳木瀆鎮。其父鍾之鳳持白衣大悲咒十年，其母金大蓮夢大士送子，於萬曆二十七年（一五九九）五月三日生下智旭。

智旭生活的年代，正是明朝走向沒落的時期。萬曆帝在位日久，朝事廢弛，政治腐敗，朝中黨爭漸起，而宦官權稅、開礦，大為民害，激起反抗。陝西、山西、河南等地頻年水旱，飢民流離失所，

流寇漸起。東南沿海，頻遭倭寇侵擾，明朝屬國朝鮮遭到日本悍然入侵，不得不出兵援救。而在東北地區，女真部落漸漸崛起，對明朝虎視眈眈。在內憂外患種種壓力之下，之後的天啓、崇禎兩帝都無力支撐危局，最後滿清入關，明朝滅亡，而明朝遺民在東南地區仍然做着反清復明的努力。

明朝的學術思想以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爲主。理學在排斥釋老的同时，吸收了佛教的理論，心學更是融合禪宗，「以禪之實而托於儒」（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二）。道教思想也逐漸向儒家、佛教靠攏。明末出現「三教同源」之說，株宏自知錄、竹窗隨筆中就闡述這種思想。而在佛教內部，禪宗、天台宗、賢首宗、慈恩宗等，各執門庭，互不相融，尤其是禪宗從「不立文字」到「全棄佛語」，戒律鬆弛，對佛教損害尤甚。

在家庭影響下，智旭七歲茹素。十二歲出外讀書，聞聖學，即千古自任，誓滅釋老，開葷酒，作論數十篇，駁斥異端。十七歲時，讀到自知錄和竹窗隨筆，深受啓發，乃不謗佛，並焚毀辟佛論稿。二十歲那年冬天，遭父喪，聞地藏菩薩本願經，發出世心。從二十二歲專心念佛，二十三歲聽講楞嚴經，懷疑何故有「大覺」，何以生起虛空和世界。當時昏散最重，功夫不能成片，因此決意出家，體究此事。二十四歲，一月中三次夢見憨山大師，那時憨山大師被流放嶺南，不能遠從，乃從大師之徒雪嶺師剃度，法名智旭。二十六歲受菩薩戒，二十七歲遍閱律藏。二十八歲，其母病篤，四次割肱救母，不治，葬事已畢，遂往深山潛心修佛。閉關中得大病，乃以參禪工夫求生淨土。

三十歲時出關朝海，道友雪航留住龍居，請傳律學，始著毗尼事義集要及梵室偶譚，從此開始

大量撰述佛教著作。三十二歲擬注梵網經。三十三歲住靈峰，三十五歲往金庭西湖寺，三十七歲住武水，三十八歲住九華，四十一歲住溫陵，四十二歲住漳州，四十四歲住湖州，四十六歲住靈峰，四十七年住石城，五十四歲住毘谿，遷長水，期間著述達數十部。順治十二年（一六五五）元旦，有偈二首，二十日病復發，二十一日晨起病止，午刻，跏坐繩床角，向西舉手而逝，時年五十七歲（成時八不道人傳續傳）。

智旭逝後，弟子成時將他的七種文集，重新編纂，分爲十大卷，三十八子卷，稱爲靈峰滿益大師宗論，分願文、法語、詩偈、序、題跋、書柬等二十八類。其餘專釋一經者，稱爲釋論。靈峰滿益大師宗論序說有小引云：「先師著述，除宗論外，其釋論則有阿彌陀要解一卷、占察玄疏三卷、楞伽義疏十卷、孟蘭新疏一卷、大佛頂玄文十二卷、準提持法一卷、金剛破空論附觀心釋二卷、心經略解一卷、法華會義十六卷、妙玄節要二卷、法華論貫一卷、齋經科註一卷、遺教解一卷、梵網合註八卷（後附授戒法、學戒法、梵網懺法問辯共一卷）、優婆塞戒經受戒品箋要一卷、羯磨文釋一卷、戒本經箋要一卷、毗尼集要十七卷、大小持戒捷度略釋一卷、戒消災經略釋一卷、五戒相經略解一卷、沙彌戒要一卷、唯識心要十卷、八要直解八卷、起信裂網疏六卷、大乘止觀釋要四卷、大悲行法辯譌一卷（附觀想偈略釋、法性觀、懺壇軌式三種）、四十二章經解一卷、八大人覺經解一卷、占察行法一卷、禮地藏儀一卷、教觀綱宗並釋義二卷、閱藏知津四十四卷、法海觀瀾五卷、旃珊錄一卷、選佛譜六卷、重訂諸經日誦二卷、周易禪解十卷、闢邪集二卷，共四十七種（板俱在嘉興府楞嚴寺）。是爲靈

峰二論目錄。(大記明呪行法、四書滿益解未行。)「這些著作包括禪宗、律宗、天台宗、淨土宗、賢首宗等各個宗派，他都進行過深入研究。他理論上融合性相，實踐上調和禪淨，主張禪教律三學統一，指歸淨土。對於天台宗，他推崇宋知禮的妙宗鈔，以為不可更動一字；對於慈恩宗，他主要依據宋延壽的宗鏡錄，而此錄是會通天台、賢首、慈恩諸家的。因不滿台家末流的門戶之爭，他自稱「究心台部，不肯爲台家子孫」(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)，「私淑台宗，不敢冒認法脈」(靈峰宗論覆松溪法主)。清代以後，台宗講教大多依據他的經論注疏，形成合教、觀、律歸入淨土的靈峰派。他又收集淨宗要典，編爲淨土十要，推崇明代傳燈的生無生論和袁宏道的西方合論，淨土宗奉他爲第九祖。受株宏三教同源思想的影響，智旭自稱「身爲釋子，喜研孔顏心法示人」，注周易、四書，「以禪人儒，誘儒知禪耳」(靈峰宗論周易禪解自序)，並非真將儒釋等量齊觀。

## 二、閱藏知津的撰述過程

閱藏知津是智旭用心最多、耗時最久的一部著作。這部書不屬於宗論和釋論，而是一部全面而系統地介紹佛教經籍的目錄學著作，是智旭二十餘年閱讀大藏經的結晶。

智旭閱藏是從戒律開始的。他二十六歲時在蓮池塔前受菩薩戒，從二十七歲起，遍閱律藏，見當時禪宗流弊嚴重，戒律鬆弛，決意弘傳律教。三十歲時住龍居寺，第二次閱律藏，「遂復發心遍閱

大藏，于一夏中，僅閱千卷，旋以事阻」。三十三歲時，惺谷、壁如二友去世，始入靈峰（在浙江孝豐）過冬，為作請藏因緣，「結冬時山中無藏」。「癸酉春藏至未裝，丙子季春遁跡九華，於彼抱病，閱千餘卷。壬午山中藏裝成，癸未結制，簡閱僅千餘卷，又被他緣所牽。幻寓祖堂及石城北，閱二千餘卷。己丑歸山，因注法華、占察二經，改治律要，未遑展開。壬辰秋，擬進山畢，茲夙願，又值幻緣牽至長水，借閱千卷。直至今甲午春，方獲歸卧林泉。又以一夏病緣居半，乃于仲秋月畢，僅獲完滿。竊計發心看藏，已經二十七年，出入茲山，亦匝二十三載。凡歷龍居、九華、漳州、泉州、祖堂、石城、長水、靈峰八處，方獲竣事。於中前後閱律三遍，大乘經兩遍，小乘經及大小論，兩土撰述，各止一遍而已。」（靈峰宗論閱藏畢願文）

在他發心閱藏的第二年，好友廣鎬禪師「諄諄以義類詮次為囑」（閱藏知津敘）。他也正是隨閱隨錄，最後編成本書。他讀的是永樂南藏和永樂北藏，這是當時最易見到的兩部大藏經。明朝曾有三部官刻大藏經：一是洪武南藏，修於洪武末年至建文帝時，經版放在南京天禧寺，永樂五年（一四〇七）天禧寺遭焚，這副經版亦毀於一旦，刷印存世者極為罕見。二是永樂南藏，在前部大藏經焚毀後，明成祖即命名僧校勘大藏，約刻於永樂十一年至永樂十八年，刊版地點在南京大報恩寺，在僧錄司領導下進行，印刷流通由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管理，收經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三十一卷。萬曆初年，奉慈聖皇太后懿旨，曾將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新刊四十一函續入大藏經，其版式與永樂北藏相同，不適於永樂南藏，因此在南京大報恩寺又開始刻四十一函經。南藏在漫長的流



通過程中，經版經過多次修補，甚至整部經重刻，萬曆以後多靠施主捐資助刻，留下許多刊版題記。三是永樂北藏，從永樂十七年（一四一九）開始校勘藏經，至明英宗正統五年（一四四〇）經板刊畢，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，經版藏於北京內府。明神宗萬曆年間，又續刻四十一函入藏。北藏是以御賜方式頒行的，迎請的寺院需建藏經閣珍藏，不過，迎請到的藏經大多作為鎮寺之寶，束之高閣，只作供養之用。歷代發心閱藏的本來不多，想讀而能讀到的更少，讀到又堅持讀完的更是少之又少，讀完又有提要傳世的，可謂鳳毛麟角。如今知道的，只有宋代遵式教藏隨函目錄（已佚）、惟白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、王古大藏聖教法寶標目、明代寂曉大明釋教彙目義門，最後便是智旭的閱藏知津。

智旭用二十年時間閱藏，觀感如何呢？「一者竊見南北兩藏，並皆模糊失次，或半滿不辨，或經論互名，或真偽不分，或巧拙無別。」（靈峰宗論閱藏畢願文）「願歷朝所刻藏乘，或隨年次編入，或約重單分類，大小混雜，失後失準，致使欲展閱者，茫然不知緩急可否，故諸刹所供大藏，不過緘置高閣而已。縱有閱者，亦罕能達其旨歸，辨其權實。佛祖慧命，真不啻九鼎一絲之懼。」（閱藏知津敘）對於指導讀經的著作，王古法寶標目「僅順宋藏次第，略指端倪，固未盡美」，寂曉（字蘊空）彙目義門「創依五時教昧，羸陳梗概，亦未盡善」。於是智旭乃著閱藏知津。其實廣鑄諄諄以義類詮次為囑，有重編大藏之意，智旭本人也有「願修治大藏」（靈峰宗論持準提咒願文）的雄心。但明清鼎革之際，民不聊生，無論官方、民間，已無力刻印大藏，徑山藏的流通已有困難，各處可見的還是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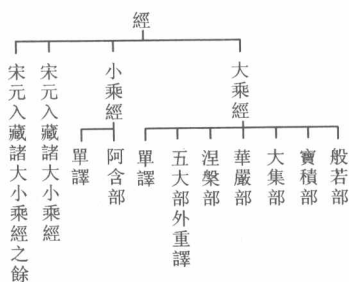
藏、北藏。所以智旭「終不敢剖破虛空，但藉此稍辨方位，使未閱者知先後所宜，已閱者達權實所攝，義持者可即約以識廣，文持者可會廣以歸約（閱藏知津敘）。這就是著閱藏知津的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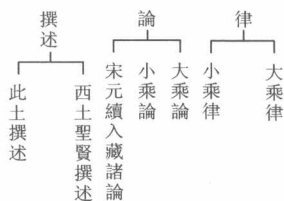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三、閱藏知津的特點

既然發現南藏、北藏等「歷朝所刻藏乘」的缺點，智旭便努力改進，從而形成閱藏知津不同於以往歷代大藏經和佛經目錄的鮮明特點。

（一）打破開元釋教錄以來的分類體系，使之更加詳備。

開元釋教錄的分類體系，延用到北藏時，變成這樣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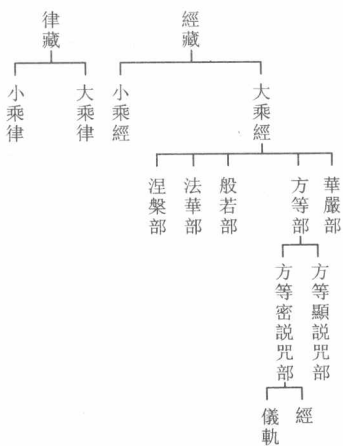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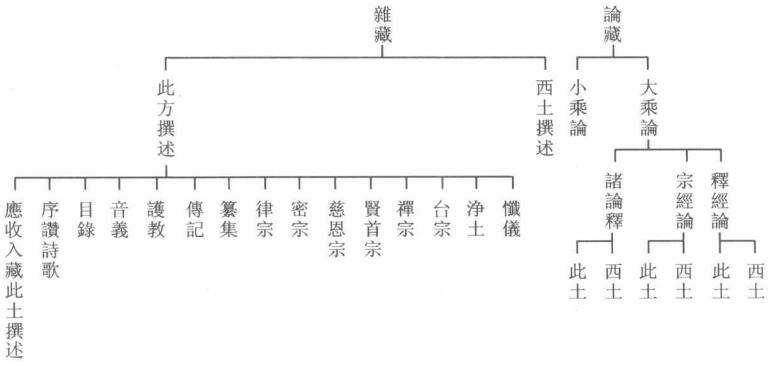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續藏

其中「五大部外重譯、單譯」，「阿含部、單譯」即是「約重單分類」，這是開元錄本身存在的問題；「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、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之餘」，「宋元續入藏諸論」即是「隨年次編入」，「大小（大乘、小乘）混雜」，「先後失準」，造成二級類、三級類混亂，這是開元錄之後，續入譯經沒有進行分類造成的。智旭在分類方面進行的改進有四個方面：一是一級類設經、律、論、雜四藏。開元錄無雜藏之名却有雜藏之實，其「聖賢傳記錄」即屬於這一類，北藏稱之為「撰述」。智旭據出曜經，於經、律、論外，復立第四「雜藏」，其或理兼大小，事涉世間，二論（大乘論、小乘論）既不可收，故應別立雜藏（閱藏知津凡例）。並大大擴充了雜藏的收錄範圍，在「此方撰述」之下，設置了十五個小類，將三藏之外的所有佛典幾乎包羅殆盡。二是變更部次。「大乘經」按華嚴宗五時判教的順序分爲「華嚴」、「方等」、「般若」、「法華」、「涅槃」五部，改變了開元錄以來歷代藏經以般若部爲首的

做法，還將寶積、大集和密咒等合併爲「方等」。按五時判教，華嚴之後應爲「阿含部」，智旭以爲，以小乘「阿含」加于大乘「方等」、「般若」之前，甚爲不可，所以改大小各自一類，分別出權實輕重的不同。智旭還將五大部外的重譯、單譯、宋元續入藏大小乘經分入相應的各類之下，徹底貫徹按內容分類的原則。三是在「方等部」分出「方等密咒部」，給密宗經典相應地位，其下又分「經」、「儀軌」。「據密部之中，亦有以華嚴爲名者，亦有以般若爲名者，亦有以法華爲名者。但即涉壇儀印咒，並屬秘密一宗。只此密宗，並是方等大教，並通四十九年所說故也。」（閱藏知津凡例）這些本來混在五大部分外重譯、單譯中，今合併在一起。四是五級分類，分類更加細緻。改進後的分類爲：





(二)改革開元錄單譯本、重譯本各自排列的編排方式，合單本、重本於一處，使一經不再分散各處。

佛經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，最初尚未有組織，有系統地進行翻譯，「值殘出殘，遇全出全」（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，道安語）。東晉、南北朝時期，南北分裂，各自翻譯，也有重複。唐代根據梵本譯經，發現前人翻譯有誤，又重譯過一些佛經；或者翻譯大部頭佛經，將前人譯的部分篇章包括進來。因此開元釋教錄中保存了很多重譯經，有第二譯、第三譯、第四譯等。大乘五大部都是先排重譯，後排單譯，五大部外也是重譯、單譯各自排列。小乘經、律、論也是如此。這樣造成一部經的不同譯本分散各處，特別是大經和它的析出部分，「相去懸隔，考查稍難」（閱藏知津凡例）。閱藏知津把單本、重譯本混編在一起，在重譯本中選一個較佳的譯本作爲主本，其餘版本緊排其後，再於解題中指出它們之間的異同。這樣一部佛經的翻譯情況就可全盤掌握。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，唐實叉難陀譯，有三十九品，後面有十八部重譯本，除六十卷華嚴經有三十四品，其他都僅有一品或兩品。如菩薩十住行道品經、佛說菩薩十住經都是十住品重譯，漸備一切智德經、十住經都是十地品重譯。再如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，後面有十九部重譯本，其中僅第九會就有後秦、北魏、陳、隋、唐等六個譯本，分別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、或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衆多重譯本按大經先後順序排列，起到提綱挈領之效，整個大藏經的結構變得更加清晰。

(三)以各種符號和解題判別經文之優劣緩急，起到推薦目錄的作用。

智旭編纂閱藏知津的主要目的就是「俾未閱者知先後所宜，已閱者達權實所攝」（閱藏知津敘），因此特別重視目錄的推薦作用。一是在多個譯本中選擇一部善巧者為主，其重譯各本在總目中低一字排列，翻譯巧拙一目了然。二是用各種符號標識該經的重要程度。如妙法蓮華經、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都用◎表示最應閱讀的經典，大方廣佛華嚴經、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用○表示其次，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用⊙表示第三，大方廣人如來德智不思議經用○表示第四。此外還有△、△、△、○、\、\、\等，共十一種符號。智旭沒有在凡例中指出每種符號的意義，不過結合解題，我們大致能推斷出其含義。沒有任何符號的經典，當然是最不重要的。智旭用各種符號，多角度、多層次地推薦經書，在古今各種目錄中獨樹一幟。三是用解題推薦目錄。如說唐提雲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，「宜急流通」。北魏菩提流支譯大薩遮尼乾子授記經，「此經文義俱暢，宣說世出世法，曲盡其妙，宜急流通」。後秦鳩摩羅什譯佛遺教經，「蓋是最後丁寧，不啻一字一血，宜深翫而力行之」。唐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，「文更順暢，最宜流通」。金剛經的幾個譯本，鳩摩羅什譯本「舉世流通，智者大師有疏」；隋達摩笈多譯本「文拙甚」。

（四）每經標注南藏、北藏千字文編號，具有聯合目錄的性質。

中國古代目錄學，編號插架之方，皆素不講究，殊不便尋檢，非熟于目錄學者莫能求得其所見之書（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）。佛書管理中使用過經名編號法、偈頌編號法、定格貯存法，晚唐以後，紛紛採用千字文編號。開元釋教錄略出帙數下面就採用千字文編號，它既是大藏經的叢書內

部編號，又起到索書號的作用。閱藏知津在每部經名的下面都標注南藏、北藏的千字文編號，便於檢索、查閱，具有聯合目錄的雛形。如佛說菩薩本業經「南邇北台」，十住經「南台北體」，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「南體北率」。如果南藏、北藏千字文相同，不再標「南」、「北」，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「千字至捺字」。如果南藏或北藏未收，用「缺」字代替，如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「南〔缺〕北草」，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「南塞北〔缺〕」，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「北雲亭雁門、南〔缺〕」。其實寂曉大明釋教彙門目錄已開始用此法，智旭更好地繼承下來。閱藏知津打破了南藏、北藏原有的編排順序，標注千字文編號尤為重要。這種標注，在永樂北藏影印再版的今天，仍然有效。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索引、童瑋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便是這種聯合目錄的發展。

(五) 改變以往解題目錄單部解題的做法，對重譯本分組做題釋。

由於大藏經數量過大，不易全部閱讀，因此出現解題目錄。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用前序、後記、傳記補充目錄的不足，已起到解題作用。宋惟白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、王古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都是依開元釋教錄、貞元新定釋教目錄逐部解題，一略指端倪，固未盡美。明寂曉大明釋教彙目錄義門「依五時教味，粗陳梗概，亦未盡善」。閱藏知津作為解題目錄，則是將相關的佛經互相比較，綜合解題。如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，有四十九會，每會又有若干品，唐菩提流志會譯。智旭對每一會每一品的內容一一撮錄，做為解題。其解第五無量如來會二卷云：「佛住耆闍崛山，與萬二千大比丘俱，及普賢、文殊、彌勒、賢護等無量無邊菩薩皆來集會。阿難問佛光瑞稀有之故。佛為說往昔法



處比丘四十八願，現成無量壽佛。廣讚極樂世界依正之妙，極勸發願往生。」隨後的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、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二卷、吳支謙譯佛說阿彌陀經二卷、宋法賢譯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二卷（北藏上、中、下三卷）統一解題，云：「已上四經，並第五無量壽如來會同本異譯。而法賢本中有慈氏問答，尤妙，但止三十六願。」佛說大阿彌陀經二卷，「宋國學進士王日休，取前四經刪補訂正，析爲五十六分，惜其未見實積一譯。然心甚勤苦，故舉世多流通之」。寥寥數語，一部單譯、四部重譯和一部會譯本的主要內容、版本優劣、相互關係，都解釋清楚，可謂言簡意賅。智旭解題的特點是流通本或卷帙不多者，所錄皆略，卷帙多而人罕閱者，所錄較詳。大般若經六百卷，智旭解題占七卷半篇幅，是解題最多的一部。單純的佛經，只列其品題，並各品事理大概，使人自知綱要；佛經的注疏，則「略出其釋經之法，使知各家制立軌則不同」（閱藏知津凡例）。總之，智旭是把每部經放在「大藏經」這樣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去考察，前後關聯，有詳有略，在佛經目錄，甚至在所有的解題目錄中都獨具特色。

#### 四、後世對閱藏知津的評價

首先是作者本人對這部書極爲重視，多次發願、建壇，希望依佛菩薩之力，得成就流通。生前對夏之鼎言：「吾有閱藏知津一書，共四十八卷，計一千餘紙。居士能爲我梓行，則勝如以四事給